

戴琪向清月讲述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黄梵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陈小楠父亲病逝,母亲清月独力撑着贫寒之家。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这个屈辱的过程,牵引出一段隐秘、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反抗,叛逆,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消耗着清月的母爱。

[上期回顾]

离别之宴,傅洋设在宋记酒店的包间里。傅洋全家都来了,除了大儿子傅刚,他因为有事,临时缺席。席间,大儿媳接到电话,傅刚喝酒被送到医院了。家人赶到医院,傅刚已经死了。在傅刚的葬礼上,戴琪的腰受伤了。戴琪住院,清月去做陪护。

烦恼人生

戴琪认识了做泥塑的武云飞

戴琪是在二十年前的夏天认识武云飞的。那时工商局的职位对她很合适,她不愿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去竞争。在工商局工作需要舍而不露的智慧,这是粗心大意的年轻人比不了的。那天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她想从箭道街穿街而过。那时,几乎全城的个体户都挤在那条街上,店铺就像从砖缝里长出的杂草,只在墙面上闪出一张小脸,而甬道尽头的大院子和厢房,才是真正的作坊所在。说来也怪,那天突如其来的一场瓢泼大雨,把她赶进了武云飞的铺子。武云飞做的裸体泥人工艺品,叫戴琪看着心里发痒又发痒。后面的天井边堆着一小丘似的泥,看见她身着工商局的制服,他起身跺了跺脚,解释说自己在做泥塑。看样子他很久没刮胡子和理发,但双眼亮得就像陷在草丛中的一对钻石。

“看,是雨把我逼进来的。”戴琪指着制服上润湿的部分,微笑地说道。

弄清楚不是来查他的,他吁了一口气,进屋给她拿来一把小竹椅。她是第一次看人做雕塑,他把双腿尽量撇在泥塑两边,当他用光秃秃的手臂拭着额头的汗粒,她向他递来她的小方巾。

“这怎么行,会弄脏的。”他吃惊地摇着脑袋。

“拿着用吧,我们成天发这些劳保用品。”他没有作答,硬是把手洗净了才来接毛巾。这时,她才看清他的手臂上全是红疹子。

“哎呀,这些泥这么伤皮肤呀?”

“哦,不是泥伤的,这些都是药疹。”

戴琪不知道他对付身体病痛的策略就是乱吃药。那时,口服青霉素刚上市不久,他懒得理会药品说明书上的警告,服了一包想治关节疼痛,结果他晕得都找不到嘴在哪里,浑身颤抖不已,感觉整个人像一粒微尘,被卷在风中荡了好一阵。等他熬出一身冷汗,被嗡嗡的耳鸣搅散的雨声才在耳边清晰起来。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点倒霉,一定撞上假药了。

“是吗?”戴琪发现自己比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经验。这也难怪,要一气呵成那些泥人,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啊。他猛然想起她是工商局的,便冲进屋里拿出了那盒口服青霉素。

“嗨——,这哪是假药呀?”她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尴尬地涨红了脸。她不得不告诉他,他这样服药是万万不妥的。他弄不清口服青霉素前也要做皮试。他一定纳闷,那天她为什么那么耐心地告诉他这些。她自认对所有男人已经了如指掌,女人就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家庭吧,反正嫁给谁还不都一样?那天,滴答的雨声就像戏台上的伴奏,令她像台上的戏子那样台词连连。她不禁诧异他不后悔自己的疏忽。说真的,一涉足生活,他就可爱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岁月把他的容貌变得再厉害,头发再花白,他依旧是个大孩子。也许只有十分钟之久,这个男人就在她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

戴琪想用雕塑留住自己的美

整个春天戴琪常去武云飞那里。通常他“喔”一声,又会埋头干手上的活。她对她的家从头到尾看过无数遍,自从他放弃婚姻和儿子,他就像一头孤兽在和

泥塑搏斗。他常以实在走不开为由,把午饭推迟到下午四点。她很惊讶他就这么饥肠辘辘地空腹干活。后来她的目光不只在作品上转来转去,她起了恻隐之心。箭道街里有家新开张的蛋糕店,门头就像人脸泛着淡淡的红晕,这种害羞之感弄得她的心也在动摇。她一定在蛋糕店的门口克服过不少次的胆怯,当她把蛋糕拎进武云飞的宅,看见武云飞也涨红了脸。

有一天,武云飞的作品确实吓了她一跳。一件女性裸体木雕叫她不禁自惭形秽,望着它,她都不敢说笑了。她觉察到作品背后有个真人在做模子,想到这点,她差点泄了气。

“这是照哪个女人身子做的?你真有眼福呀。”

“哦,是我前妻。”

“身材真好,这么好的女人你也舍得离开?”

他绷紧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来,“好跟合适还是两码事嘛。”他的目光一触到她的身体,就像得救了,他挑战着胆怯地说,“其实你的身材更好!”这句话是多么合她的心意。不过她嘴上依旧冷冷地抱怨道,“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恭维人啦?”武云飞望着她,动了动喉结,终于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你不信?那……我照你身子也雕一个!”

“这话当真?”戴琪愣着身子问。

“当真呀。”没想到戴琪是这样一个人。她真在武云飞拉的布帘后面脱了衣服。与她白霜似的皮肤相比,屋里变成黑黢黢的一片。一瞅见她波浪般起伏的身子,武云飞的心便要腾空飞起似的。他无法若无其事地看着她,感觉内心

的黑暗在扩展。在他的鬼斧神工之下,一个美人像从木头中醒来一样,为了蒙蔽观众,他给它雕了白种女人的头像。

这以后,铺子里卖的裸体小泥人也用上她的体形。刚开始,买主再睁大眼睛也无法发现泥人塑的是戴琪。戴琪呢,一直恋着自己高高洼洼的身子,年龄的增长真把她急坏了,她巴不得能用泥塑、木雕甚至小铜像等,把即将流逝的美给留住。

别人看戴琪的眼神变了

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别人看戴琪的眼神变了。偶尔从路人嘴里冒出一句话,会把戴琪吓一跳。“她那身子还不知叫那泥巴的摸了多少遍了。”路人的冷箭背后是一则传闻。说她一上班就和武云飞呆在一起过日子,她白天和晚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不久,与传闻相称的证据也被眼尖的人看了出来。有人在武云飞的铺子里发现,顶着白种人头像的小泥人,塑的其实就是戴琪的身子。

武云飞干脆关了铺子,他开始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他尤为担心戴琪的生活。他俩就算长了千百张嘴,也无法到谣传乱飞的四野八乡把自己解释清白。很快他觉得住在小镇就像久住旅店似的,叫人难以忍受。他思量自己如果移居到母亲住的乡下,镇上的人迟早就会用别的话题打发闲眼。主意已定,他就开始变卖房子。那时这种老宅根本没人要,他就那么心里乱蓬蓬的,几乎连连带带,把宅子处理给外地来收货的古董贩子。

临走前的几个夜晚,他常朝她住的地方瞪着眼,知道把头伸到窗口张望也是徒劳。最后一夜,等他在天井里自个兜圈兜累

了,把门上了栓,准备提前睡觉,门偏偏砰砰响了。他起来看见门被叫得前后抖动,好不容易稳住情绪去开门,看见戴琪以往日的神态和凤姿站在眼前。

武云飞望着她几乎说不出话,两滴眼泪满在眼眶里打转。戴琪有些调皮地问他,“怎么?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吗?”说完她向前径直往天井里闯,看见屋里所剩无几的家具,她忍不住问,“听说要走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那晚,他简直诧异得不得了。她就像来自一个逍遥国度的旅行者,脸上完全看不到因传闻而挣扎的表情。她避而不谈自己的处境,神采奕奕说着各种琐事。他就这样望着她出神,一句话都没听懂似的。听起来,她嘴里发出的声音就像音乐,使人感到快乐,叫他一时又舍不得离开小镇。声音在他手臂上产生了力量,他连自己的想法也没弄清,就张臂把她拥进了怀里。

她的脸是灼热的,表情已经乱纷纷,她一定没有时间想清楚眼前的事。是啊,在接下来的阵狂吻中,她只是急促地起伏着胸脯。武云飞几度把她的上衣解开,但手一触到胸罩,就感到她浑身在抗拒。她对抚摸不能处之泰然,相反在心里产生了不对头的感觉。有好几次,他伸向乳罩的手都被她挡住了。戴琪好像一心一意只打算接吻,所以,武云飞最后一次解胸罩的动作,令接吻也突然中止。她像推铅球似的一掌将他推到一尺多远,他不解地喃喃嘀咕,“为什么要阻拦我?”

“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但你我清楚,我们的友情一直很完美,不是吗?别把它破坏了。”

他无可奈何地“嗯”了一声,脸上是明显认输的表情,“好吧,这样也好。”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是培养一个人修养的地方



王小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幽默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语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上期回顾]

小石夫妇结婚一年就离婚了,而离婚的起因居然是因为马桶圈。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犯歹的事才会摧残婚姻,没想到所有细枝末节追究起来更具杀伤力。为了一个马桶圈毁掉一段海誓山盟值得吗?永远是一个虚词,可见度不足三尺。只有宽容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拨云见日,试着给永远一个方向吧,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世上有永远。

生活杂谈

被迫单身

老路跟我说他又“散伙”了,在认识他的十年中我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遍这句话。二十五岁的时候他仗着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才情在我们这群朋友里放了话,说非大夫不娶,而且那阵子他身上确实也总沾着一股苏水味儿,从急诊室到药房,从大夫到行政人员,他的女朋友换来换去,最长的时间一年,最短的也就吃份刨冰或者喝瓶可乐的光景。三十五岁的时候老路依然单身,但他像对全市的卫生系统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摸底调查似的,最后连哪个厂的卫生室有几名编制都非常清楚,而且但凡有家医院他就能找出个熟人来。

婚姻如同买彩票,不是你肯花大钱肯下功夫就能中头彩,何况他挑的号都那么偏门。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顺眼。按理说这标准不高,可能顺他眼的一般都是港姐类型,实属女人中的极品,像刨人参,人工种的再名贵也没戏,一定要找那种罕无人迹的野山参。你想此类女人即便遇到,条件也不低啊,哪会只看中老路的才情呢。这些年老路花在谈恋爱上的钱够买套房子的,他倒是挺想得开,每次分手之后就说说:“散伙了正好,后面肯定还有更好的。”他总盼着后面,一晃就到了三十五岁。家长绷不住劲了,开始调动各种关系帮他找对象。他眼看着自己一天天长起来的啤酒肚,为过早流露出中年相感到心寒,择偶标准在固守了十年后终于松动,最后坍塌。

十年前的人还看重一些才情,十年后人们对婚姻的期待现

实多了,还没见面就把条件开出来了:比如要单过,要在什么地段有什么样的房子,每月固定收入不能低于多少……如今老路对女人已经没有标准了,他说,只要她们不挑他就行。可是,风水偏偏就转了,老路说如今这世道到年龄不结婚的除了特好的就是特坏的,还有一种是胡混的,他就属于条件不好的。

前些日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女的,介绍人就说说个矮,老路觉得他们该有共同语言了,回来就跟我:“个矮得都到极限了,穿高跟鞋才一米四,推一辆二六的车得举着俩胳膊。”后来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税务局的公务员,介绍人说那姑娘眼睛不太好,老路觉得现在有几个不是近视的,见了以后跟我说:“那叫眼睛不好,一只眼往左看一只眼往右看,根本就是斜眼儿,跟她说话总觉得心神不定。”紧接着介绍人给我找了个外表不错的,只说那姑娘的工作不太令人满意,老路横下一条心把自己打扮一番去见面了,回来颓废地告诉我:“哪叫工作不好,压根就没工作。”至今老路还在到处见面,并总是得了病似的见谁都问:“人为什要结婚?”

众口一词都说婚姻是鞋,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单身就是光脚丫子。如果路远,穿鞋的最多磨下一块胶皮,可光脚的就惨了,得落一层血泡和几个鸡眼。为什么我们的父母看自己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还“没动静”,就跟急了似的到处张罗,因为在传统的意识里,婚姻标志着幸福和成熟。

一味地说婚姻好或者坏,我觉得都挺冒险的,因为不同的婚姻造成的结果肯定不同。我认为

是否进入围城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单身的理由很多,有的人是因为从二十岁就开始挑来挑去,挑了将近十年把感觉都挑没了,但你无法说他们心里就不再期待婚姻。就像春天来临的时候选择播种,而你却选择冬天,同样是黄瓜,反季节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很多时尚节目都在说单身很流行,房地产公司也不失时机地推出单身男房的小户型公寓,鼓吹什么单人房双人床。其实结婚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两个人的生活:你需要收敛个性,要付出爱,要适应角色的改变,要用平等的关心对另一半的家人……你要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同样,婚姻给予你的也会很丰富。

我喜欢生命里水到渠成的感觉,爱情、婚姻、孩子,整个家庭是生活的给予。我们都在寻找幸福,可我们经常没有耐心去播种幸福和等待幸福的生成。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是培养一个人修养的地方。婚姻的选择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影响。

其实一个人结婚还是单身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谁也没资格站在一旁瞎着瓜子说风凉话,但父母应该是最爱我们的人了吧,他们那么真心地希望你在年轻的时候找个好归宿应该是善意和真诚的。所以,单身一段时间就行了,千万别单一辈子。

像真的一样

朋友前面一加上“异性”的定语,多少就显得关系有些暧昧。当我独自面对那些脸上长着若隐若现的胡须和痤疮的异性的脸的时候,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发育得好或坏的苦瓜,尽管话到推波助澜云开天也会干

着杯听见苦瓜们醉眼迷离地说:“要是咱们俩结婚……”,一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情互动,但我们的荷尔蒙还是不紧不慢按部就班地分泌着。异性,只是当时话语间的调节,而性别往往是隐身其后的背景。

异性朋友在常人眼里好像就是情人,千万别跟谁去解释什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自己听着都假,越说越说不清的时候只能让别人觉得自己虚可笑,就像我们当初拉着自己的少年男友,跟别人介绍时说:“这是我表哥。”

前几天一个长开了的苦瓜刚跟老婆吵完架,电话里语气低沉还扬扬轻生,吓得我赶紧约了个比较浪漫的酒吧尽朋友之情。他这时候还不忘优雅,要了两杯鸡尾酒,一杯叫“泰然自若”,一杯叫“蓝色气泡”,一杯墨绿一杯湛蓝,上面还漂着一层厚厚的白泡沫,这让我稚嫩的心灵着实不规律地跳动了几下。我从没喝过鸡尾酒,它们像两杯毒药,我凑上去闻了闻,是一股又酸又香的味儿。

我对面的人用细长的铝勺一边搅着“泰然自若”一边说:“现在的女人怎么这么凶,动不动就打人。”我透过那杯“蓝色气泡”就看到了他伸在桌边的小腿上还挂着的鞋印儿。我说你得学会容忍,他说你不会打人也。我说女人需要温柔,他说你觉得我不温柔吗?反正绕来绕去话里话外就剩下了“我”和“你”,我们在互相宽慰间连上个月他老婆把刚发的两斤鸡蛋送回娘家这等不值一提的小事都翻腾出来了,为了证明什么呢?我们都不大清楚。

记得最后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鸡尾酒都没怎么

动,我吃了杯子边上的大片西瓜,他吐出了他杯子边红樱桃的核,然后看了看表,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回去了,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当异性朋友挺失败的吧,人家都快轻生了最后还想着回家照顾老婆。可我觉得自己挺高兴的,因为大多时候这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遍的异性朋友。没有更多的虚幻色彩,也没有特别的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各种怀疑,而对于彼此的,其实就是那种放松和随意。我的异性朋友比同性要多,但大多没什么故事可言,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老婆都比我强,或者我老公在我心里根本无人能及,异性到了谁也看不上谁的份儿上,估计就只能成为普通朋友了。

我没体会过柏拉图,觉得那种蹲在家里琢磨挺没劲的,彼此各怀心事谁见了谁都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这种假高尚多反本能呀,他们谁没看过《失乐园》和《挪威的森林》。异性相吸是自然规律,吸不上去愣要在假想中升华是件痛苦的事。

我们的青春塑料袋里曾经装满了五彩斑斓的往事,但是我们现在老了,老得已经心如止水,连那些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的不服老的苦瓜们看见漂亮的异性也只会心动而不会冲动了。

我们依然能坐在一起貌似情人般说说笑笑,我们依然会在家里少了一口人的时候找个浪漫的地方闲聊,一切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异性的质量越来越差我们也就离雷池越来越远,就庆幸已经把最出色的异性知己变成“自己人”,其他的异性就留着当普通朋友吧。